



QIAN PU HOU JI

前仆后继

曾克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前 仆 后 繼

曾 克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3年·沈阳

前 仆 后 繼

曾 克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^{1/32}、9^{1/4}印张·4插页·206,000字·印数：1—30,000 1963年9月第1版
196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365 定价(6)0.95元

目 录

考 驗.....	1
前仆后继.....	23
接班人.....	48
超英和淑芬.....	68
一同成长.....	75
信.....	105
百尺竿头.....	129
第十四个儿子.....	153
依靠群众.....	168
战地婚筵.....	197
鉄树开了花.....	212
掩 护.....	223
黎明前后.....	237
織布机的响声.....	251
爱.....	262
过 年.....	279
元宵节.....	288
后 記.....	294

考 驗

参加了村妇联的扩大执委会回来，周大嫂冲着满山满野的濃霧往家走。她已經劳动了一天，精神可仍然象早晨剛剛看到太阳似的饱满、焕发，絲毫沒有倦意。只是，由于她本来就生得粗壮的体态，入中年后越加发胖了。几里山路走得她呼嚕嚕地直喘气。她在离家百把公尺远的坡坡上，解下头上纏着的白布帕，擦了擦汗，想歇息一下，抬头看見自家屋子里的灯光，知道丈夫已經回来了。可能他已經亲吻过鼾睡在外婆怀里的小儿子，正把洗脚水为自己准备好。她不由自主地更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屋里，象每天夜晚那样，只要夫妇俩都在家里，无论夜多么深，也要兴高采烈地摆一会龙門陣，諸如队上的生产、生活，以及如何才能多打粮食，办好民兵，建設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……公社里沒有哪桩事他二人不关心。他們談着竞赛，出着主意、想着办法。就这样，两口子带着劳动后的愉快，怀着对新生活的信心，进入香甜的梦中。

今天晚上，周大嫂是更加满怀兴奋回家来的。她和丈夫近来常常核計的一个願望就要实现了。执委会上妇联主任已正式宣布，公社党委批准了她的建議，把她們小队上的季节性带娃娃組，試办成一个小托儿所。并由她亲自去主持。周大嫂自从当了生产小队长以来，使她感到最困难的还不是生产技术的掌握，而是如何把劳动力組織得更好，發揮得更

充分。她的小队上，百分之七十都是女社員。她們虽然大多是青壯年，可是，人人都有娃娃拖累着，一年到头很难有个全勤。每当搶种搶收的农忙季节，或是防洪防旱的紧急任务到来时，就更加抓拿不开。她想：一年前，母亲沒有来照顧小宝的时候，自己不也是“人在田头心在家，手拿镰鋤想娃娃”。不止是經常迟到早退，要是一碰上孩子头痛脑热，就得几天不能出工。自从母亲来了以后，她才丢心落腸地干起来。正因为她对妇女的实际困难有着深切的感受，所以，周大嫂一当小队长，就領头办了临时托儿組。这个托儿組已經收到了很大的成效。秋收过后，托儿組分散的时候，很多媽媽都不願意把娃娃領回去。大家說，要不是托儿組把娃娃照看着，庄稼烂到地里也收不回来。近些天来，队上的出勤率眼見着又下降了，周大嫂才又一次地和妇联及公社党委研究，試办一个小型托儿所。現在，她宛若看到生产上出現的新高潮，心头又热又甜。……

出乎意料之外，当周大嫂跑回家屋，正要推門时，突然，从屋里傳出了老母亲哭哭啼啼的吵鬧声：

“老大，你已經是五十出头的人了，就小宝这根香烟苗苗。他娘剖腸划肚才給你生下来……你不做主，莫非你就由着他媽……你快出气呵！”

这几句沒头沒腦的話，使周大嫂怔住了。她想，可能是小宝得了急病？或是出了什么意外？要不然，深更半夜，她老人家，又动这么大肝火呢？

周大嫂跨进門，徑直往母亲住的里間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娘，小宝病啦么？”

一听見女儿的声音，老太婆气冲冲地坐了起来，把熟睡在身边的外孙抱到怀里，更加激动地針对周大嫂唠叨起来：

“病？你还不正嫌他没病没灾？放着自家不叫孩子过，硬把你这娇儿独自朝蛮野里推！自己也不想一想，两口子也没有七男八女，半辈子才熬了独生，我拖着一把老骨头，舍家离土跑来抚养他，还不是为了你……可你不知叫啥子迷了心窍，放着清闲不安逸，偏偏要去给别人拉屎把尿。你出头办那带娃娃组，受的罪，落的不是还不够？这阵，心更狠了，要把老娘娇儿都撵出去……反正，我已经把话说透了，我死也不放小宝进啥子托儿所……”

到这里，周大嫂已经明白了母亲吵闹的源尾。她没有马上说什么，赶忙伸手去抱孩子。

周大嫂是个遇事冷静的人。办起事来，又认真又灵活，人称“红”字挂帅，“干”字开道，“巧”字当头的三字大嫂。可是，又因为她的体态雄伟笨重，性情坚忍温柔，说话时由于舌头尖短秃而有些吃力，同辈有时又爱称她“老象嫂”。她对于老娘的脾气，早就摸得透熟了。她知道老人家这样七十出头的人，把自己独生外孙看成命根子，是很自然的。什么事只要不连着这个宝贝头，她老人家都没意见。因而，周大嫂给丈夫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先去睡觉。自己心平气和偃着母亲在炕沿上坐下来。一面从母亲怀中抱过小宝，一面亲上母亲的耳朵慢吞吞地说：

“娘，你这样半夜三更地哭闹，不怕惊吓着小宝吗？加入合作社和公社都全凭自愿，托儿所还能勉强谁进吗？等着送娃儿的人都快把社办公室的门限踩平啦！小宝不去，可以多收别家的娃儿……”

“只要不勉强，我和小宝就哪儿也不去……”老太婆嘟囔着睡下来。

这天晚上，周大嫂就搂着小宝和衣在母亲的脚头睡了。

母亲对托儿所的抵触，自然是周大嫂新工作开始的具体困难之一。但，經驗告訴她，老人家的固执，並沒有什么歪心惡意。她是最經不住事实的說服和感动的。她想起解放以来，自己命运中几个关键性的事件，最初，不都是遭到母亲强烈的反对嗎？可是，事情按照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的方法办事，結果件件使老婆婆口服心服地感到滿意，甚至見人就現身說法，簡直成了党的义务宣傳員。

想着这些，周大嫂的脑子里，又清晰清晰地被經歷过的那些生生死死的往事占滿了。

……三十多年前，周大嫂剛滿十六岁，由于佃农的父亲臥病大半年，她上无兄长，下面却有五个嗷嗷待哺的妹妹，母亲虽然日夜在田地里干活，骨节都被田水、黃泥、朝霜、夜霧和风寒給浸透了，日子还是拖不起来。沒多久，父亲死了，为着埋葬父亲，也为着一家往后的日月，周大嫂怀着天真的孝心，順从母亲的安排，嫁給了一个富农做填房。誰也沒有想到，过門不到两年，她却被人家一封休书給休了回来。理由是說她天生有病，不会生养。就这样，一个純洁无疵的少女，活象遭了野兽蹂躪的无辜小鳥，又被拋进雷电交击的荒野里。邻里乡党許多好心的人，憤憤不平地議論說：

“不行，这算啥話嘛，誰吃五谷杂粮不生病？就是栽棵瓜果树，也要桃三杏四梨五年哩！哪兴这血口噴人存心作踐人家蚕花女子。告他去！沒有那么安逸……”可是，周大嫂和她娘都是有鋼有刃的人。觉着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，还是伸伸脖子咽下这个苦瓜吧！家里既沒錢又沒人，拿啥子跟人家輪官动府呢？况且这也不是多么好听的事，張揚出去有啥子好？反正，是只鷄还帶两只爪呢！未必离了他就过不成！人常說：世上沒有不归海的河，周大嫂又不是七老八十的人，

年輕輕的，難道就沒路啦！……

從此，周大嫂和她娘的臉上，除了勞苦更罩上了羞辱。在人前总觉得矮半頭。

新中國象太陽落進了胸懷似的，首先使她們母女擺脫了飢寒交迫的威脅。天地溫暖了。從土改時起，周大嫂就是個積極分子。婚姻法的頒布和實施，給她更大的生活力量。她為所有蒙受幸福的人喜悅。可是，沒想到，一九五三年初，村婦聯主任居然來勸她重新結婚，為五十歲打光棍的翻身貧農周老大保媒。婦聯主任的勸說很容易就打動了周大嫂的心，並且主動提出幫她治病的保證。這使三十多年來周大嫂枯萎了的情感，開始滋長出新的蓓蕾。然而，事情一向母親提出，就劈頭劈腦地遭到反對。老人家說：都快四十歲的人啦，還不落個一身清。人家周老大五十歲上成家立業，還不是圖個傳子接代？萬萬使不得……。弄得周老大親自來向老太婆表明態度，說明勞動人民心連心，他一心只想結個同甘共苦的老伴，別的什麼也不嫌。這樣，老人才算勉強同意了。只是，周大嫂往昔的不幸，總使老人杯弓蛇影地担着驚。後來老人親眼看到這對中年新夫婦和美融洽的生活，一輩子被痛苦噬蝕了的心，才笑開了花。

接着，區衛生所來給周大嫂治病。剖腹取兒子……這一連串的做法，都被母親死去活來地阻止過，直到她從護士手里接過了白白胖胖的外孫小宝，這才象從夢里全部醒轉來，說不出對新社會有多深的感激。從這一刻起，她就整個老命給了外孫，一時一刻都不願離開他。……

三天以後，土坪人民公社第一個托兒所，在女社員們的催促下，在社黨委全力支持與鼓勵下成立了。

周大嫂沒有勉强母亲把小宝送进来。自己却坚决担负起了所长的职务。她和丈夫瞒着母亲，把新添置的两床棉被都搬到托儿所里来，一床自己使用，一床借給家里抽不出鋪盖的孩子。

最使周大嫂感到滿意的，是领导上终于把小于分配来所里当副所长了。这小于叫于靜华，是新近才由省城来乡支援农业生产的干部家屬。她年輕有文化，讀过幼兒师范，又在机关里做过一个时期的卫生員。这样的人回到跃进中的农村，就象腰里拴着鈴当似的，全公社的人一下也就知道了。田头地垌到处都在議論說，小于机灵得象个玻璃人，透亮透亮的，連眼睛都会說話，嘴巴象八哥似的，声音跟唱歌一样好听。因而，小学校、保健站、宣傳队，都到社委会来要她去工作。周大嫂虽然吃飯睡覺也都打着她的主意，可是，因为周老大是分管干部的社委，自己就不便爭着去提意見。沒有想到，公社党委根据工作需要和小于的实际情况，竟主动把小于安排到托儿所来。周大嫂有了这样一个新伙伴，办好托儿所的信心就更增加百倍了。

其实，周大嫂对小于也还缺少具体的了解，特别是对于她在托儿所这一工作上所抱的希望、态度，两人还未深談过。周大嫂只是由于自己对这即将开始的，向往已久的事业，傾心热爱，就觉得人人都跟自己一样。她認為，讀書人，有文化，見識就广，再加上人家能响应党的大办农业的号召，放弃城市生活，离开爱人单身独馬帶着孩子回到农村来，这沒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是办不到的。而且，一来就接受了办托儿所的工作，更說明人家对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認識。她首先把小于那不滿五岁的女儿小华，破格安排在幼兒班里，并且自己挤到其他保育員的寢室里，讓小于一个人住一

間小房子。因为她常听别人說，城市的讀書人喜欢清淨。周大嫂又自以爲人熟地熟，身強力壯，跑腿出力的事自己全都包着干了，好讓小于集中力量和时间，为所里多出主意想办法。她見人就說：“我是个粗人，所里有了小于，就象有了好机师，往后馬力会越开越足哩！”

日子在周大嫂忙碌的工作中飞逝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发现小于的两道濃眉紧皺着；对孩子們的态度冷冷淡淡的；对孩子們的家长又显得很急躁；对所里的同志們也疏远得象路人，一天很少和誰說上几句话，好象心里憋着老大的不如意。周大嫂心里有点不安了。她暗暗埋怨自己，一天到晚光知道东奔西跑的瞎忙，連小于那張明媚的臉都沒顧上瞅一瞅。也不知道人家本来就是这样呢？还是心里果真有了問題？要不就是讀書人的习惯。俗話說：“眉头一皺，計上心来。”也許是她正在为所里出主意，想办法，找窍门呢！可別把她累病呀！身子是件大事。周大嫂决心抽空和小于談談心。

夜里，安排了同志們的夜班，周大嫂就到寢室来看小于。她想，只要把这几天田地里傳来的好消息对小于一講，定会比什么葯都灵驗。对于更多社員們要求的，把托儿所再适当扩大些的意見，副所长会因为更看到了它的必要性，不再犹豫了。她們可以很快商量个方案，好趁热打鉄地干起来。

于靜华的屋里亮着灯，可是靜悄悄的。周大嫂从門縫里瞅了瞅。心想：小于要是睡了，就等明天再說。一个时间的相处，周大嫂好象已經摸到了一些知識分子的生活特点。她常听小于嚷叫失眠的痛苦，自己虽然从未尝过这种滋味，但也总想設法把小于从失眠的折磨中解救出来。她看到小于并

沒有睡，一個人呆呆地对灯坐着，面前摆着一个袖珍的本本，左手撑起蓬松着双辮的头，右手捏着一支水笔。玫瑰色的笔杆尾部，紧紧地頂在这副所长微微翹起的嘴唇上，象被什么难题糾纏着，长长的臉上罩滿着愁云，两道濃黑的眉毛，揪成了一疙瘩。这陣，周大嫂真是說不上有多高兴了。心想：看人家到底是念书人，虽然人家不言不語，可是会用脑筋呀！天到这般时候，她还在抱住脑袋想点子哩！往后工作还能搞不好？岂不知周大嫂完全猜錯了。于靜华現在正在自己恨自己。恨自己不該打肿臉充胖子要求下乡来；更恨自己不該答应干托儿所；自己觉得一切都和想象不一样。到如今，自己把自己弄得就象輸光了賭注似的，心里說不上有多别扭。小于嘴里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吁叹。

“小于！……”周大嫂輕輕喊了一声，推門进屋去。

于靜华震惊了一下，好象別人已經发现了自己心灵的隱密一样，赶忙把本本合了起来。抬头看到周大嫂。因为她知道周所长認不到多少字，才沒有把它装进抽屜去。

周大嫂仿佛一点也沒有觉察似的，視線完全避开了本本，走上去亲热地拉着小于的手：

“小于，这一陣子把你累坏了吧！”

于靜华臉紅了一下，馬上辯解着說：

“所长，你也把我看成个玻璃人啦？”

“壮实就好么，大家把你看成是咱所里的車头机师，都担心把你累着了……”周大嫂說着，挨近小于坐下来。

小于这才慢慢轉換了些情緒，勉强笑了笑說：

“周大嫂，累着我倒好办呵，頂多是睡上两天，你不担心咱們的車头，拖不起这大的重量嗎？”

周大嫂楞怔了一下。一时还没有理解到小于的話指的是

什么。順口回答說：

“大家都注意勞逸結合呵，往後工作還多着哇！”

“工作多少，是根據條件決定的。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‘巧媳婦沒米難煮飯’！”

到這裡，周大嫂才有點明白小於的意思了。她想起于靜華到托兒所的头一天，就向自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。當時，自己雖然興致勃勃地帶着小於去看了公社黨委為托兒所騰出的所址，調來的工作人員和一些簡單够用的傢俱……然而，這一切，小於那時儘管沒有說什麼，可是現下看來，這位新來的副所長心上却象別了根棍子！

周大嫂故意把話題引開，拉家常似地說：

“小於，畜牧場不久前從國營農場買回的那頭奶牛，出奶很多，他們主動提出每天賣給我們二十斤鮮奶。不少家長們，還把自留地裏種的菜，首先賣給所里。咱們能再養上些雞鴨鵝兔，娃兒們的生活就更好了。眼看咱們的家業，就跟咱們公社的大家庭一樣，越過越象樣啦！你不看，孩子們入所半個月來，個個都胖都都，紅撲撲的，你那小華也比才來時硬朗多啦！……”

周大嫂被生活和事業沖激着，口齒突然變得流暢起來。她這一席象烈火一樣的語言，使秋夜的小屋頓覺熱氣騰騰。可是，並沒有溫暖于靜華的心。

于靜華在聽這些話的時候，毫無表情地吃力咬緊着牙齒，暗自在心裡憤憤地說：哼！還夸哩！真是“嘴說不怕牙笑話”；不提小華倒還罷了，提起小華，真叫人一刻也不能在這裡呆下去。二三十個孩子擠在一個房間里，睡着通鋪，天曉得不會傳染病，院壩里連一個搖馬、滑梯都沒有。一個勁地讓保育員趕羊似的，帶着孩子們往山坡上跑。難道你就不

知道，家鷄趕上山也會變成野鷄！怕你不把天真爛漫的孩子全都養成木头才怪！想到這裡，她感到周大嫂剛才的那些話，簡直象把刀子似地直往她的耳朵里戳，於是再也忍不住地破口而出說：

“圈里的豬仔不是更肥嗎？一天都能長半斤肉！可我們是培養革命的後代！這樣的天堂，你家小宝怎麼不來呢？”

周大嫂全然明白了一切。她笑了。于靜華的逼問正好給她打開了談話的節口，她用商量的口氣問：

“小子，不怕你笑話，我那老娘看來也還不是石頭腦殼，這幾天，她都天天鬧着要送小宝來了。就看咱們的擴大計劃怎麼樣，好多人都等着听消息呢！”

“周所長，老太太真能放小宝來，就來好了，何必要跟所擴大不擴大聯繫起來呢？我那小華，放在幼兒園里確實不合適，還是讓我自己再帶她幾個月，小宝頂她這個名額不就行啦嗎？”于靜華很認真地說着，仿佛這些話老早就放在嘴邊上一樣。

周大嫂萬萬沒有想到于靜華會這麼回答。她簡直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錯了。忍無可忍地說：

“小子，咱們要千方百計給群眾解決困難，不要光想自己的娃兒！”

其實，于靜華是想借台阶下馬離開托兒所。於是，周大嫂趁小于一陣發窘，迅速又把話題轉到托兒所必須擴大的問題上來。她再一次地把托兒所成立後，生產上出現的可喜的情況向小子背述着，並且充滿信心地說：

“咱們再努一把力，試着把最絆手腳的嬰兒也收進來，那咱小隊支援農業機械廠工人老大哥過新年的蔬菜種植任

务，肯定能提前超额完成……”

“好极了，两位所长都在这，咱们大家都当面说吧！”
一群妇女吵嚷着拥进来，打断了周所长的话。

一个叫王小云的青年保育员，招待客人般地把大家安坐下来，一面禁不住地替大家说：

“所长，她们都等不及了，急着要把娃娃送来，说咱们光打雷不下雨，现在都来送主意当参谋来了。……”

“是呵！两位所长同志，咱们托儿所有什么难处？大家想办法。你们是给众人挑担子，大家心里都明白……”众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。

周大嫂看到这场面，真想马上答应大家把娃儿都接下来。但，扩大的具体计划，所的常委会毕竟还没有讨论，也还没有向社委会请示，连小于的思想都还没有通……因而，她看了看小于说：

“我也正和于副所长商议哇，难处虽然不少，有大家出主意就有办法！”

于静华不耐烦地接上来：

“困难不是不少，而是很多！就现在这样，一个孩子不增加，房子、家俱、保育员都不够用，拿啥子来扩大嘛？”

一个生过九个孩子的中年妈妈有些激动地说：

“于所长，你怕不知道我们都是泥里爬土里滚，抓屎抓尿长大的吧？谁也不是想一步登天。不要说眼下咱这样的托儿所啦，就是前些天老象嫂领起的那个娃娃组，大伙也都满意透啦！”

“有吃有住，还有人领着要，比个人去滚田坎或锁到屋里，已经是登天啦。要登天，也该让大伙都登登才对呀！”
另外一个急于送孩子的青年妇女接上来。

中年媽媽象被什麼刺痛了心似的，眼睛突下紅起來又說：

“鎖到屋里，拴到田坎上也少不了爬到火里，掉到水里，摔斷胳膊跌斷腿……我那些個大孩子們，都是因為顧不上照管，死的死啦，活着的也沒個完全人，這些，老象嫂你可全清楚，如今，剩這兩個么兒么女，一定要托咱托兒所的福了！”

“秋收分配，還不是明擺着嗎？誰家沒孩子纏着，誰家就大口袋小口袋地往家扛。象周所長樣的，一個老人照看一個寶貝蛋，咱組上哪還有第二家？”不知是誰道出這麼一句帶刺的話。

“……”

這些話，送到于靜華的耳朵里，全都變成一片強烈的轟鳴聲，她覺得這聲音猶如決堤的洪流，會把她和小華溺死在這兒。而周大嫂反而感到每句話都象山泉一樣，很有分量地滴浸到自己的心里，使自己越加眼明心亮起來，嘴里不住地說：

“大家再說……只要能辦，咱們就試着辦嘛！”

人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更有了勁了：

“咱們這托兒所，用不着講派頭，只要能多收娃兒就好。娃兒么，也用不着當神敬，凍不着餓不着，沒病沒災大家就滿意……”

“說的對，就還象帶娃娃組那樣，白天有人照看着，晚上各自接回去睡，省人上夜班，又省被子，娘攬着還熱呼。”

“我家就在這近處，房子還寬暢，只要托兒所代做三頓飯，我來成立個嬰兒組，我們當媽的輪流上班……”

“等咱們把生产頂上去，人財都寬裕了，還怕咱不會給娃兒們蓋洋房，睡搖床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急切的願望使母親們完全忘記了時間。夜很深了，周大嫂雖然聽到大家的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樣，也不可能立刻就答應把孩子們都收進來。她滿臉堆笑地說：

“姐妹們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大家用了這麼大心事，還怕解決不了問題？天不早了，于所長身體不好，讓她休息吧，你們家的娃兒們也在找媽媽了，有話找時間再說……”

周大嫂象蜂王似的，一站起身，就被大家簇擁着走了出去。

吵嚷熱鬧的房間頓時寂靜下來。于靜華躺下去坐起來，坐起來又躺下去，覺得到處都象有皂角刺和火麻一樣，刺得她身心都毛焦火辣的。她想着，為什麼到公社才不到一個月，自己的一切美好的希望，都象幻影一樣，一點點地破滅了呢？為什麼她們和自己沒有一句共同的語言呢？要是早知道公社托兒所，只不過是老太婆辦的帶娃娃組的大聯合，又何必非要自己這樣的幹部來當所長呢？要是照方才那些人們的想法，豈不真正成了名副其實的“飼娃娃場”了。她的耳邊又響起方才人們說的“凍不着，餓不着，沒病沒災就滿意……”她心里非常反感地自語着：多么簡單的頭腦，多么低級的要求！可自己偏偏就當了這個低級形式托兒所的副所長，自己的小華，就是這“飼娃娃場”的試驗品！這才真是羊肉沒吃成，反惹一身騷！還不如干脆參加農業勞動好！她越想越後悔不該接受這倒霉的工作。她原想着，在分配工作